

文藝小叢書

無花的薔薇

歐陽翠



永祥印書館刊

文華小叢書

無花的薔薇

歐陽翠著



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再版

文 學 小叢書

無 薔 薇 的 花

集 文 散

印 發 發 主 著 作 人 欧 陽 翠
刷 行 行 編 人 人 范 泰
者 所 人 人 陳 安 鎮 泉

永 祥 印 書 館
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
電話九二二一三
上海陝西南路二三八號
永祥印書館第一廠
電話七二七九八

本書實價

元

目 次

I

山 路 (一)

生命的灌漑 (二)

II

羊 (六)

弱小者 (九)

III

八 年 (三)

無花的薔薇 (五)

我期待 (六)

獨白.....(一)

幸福之花.....(二)

笑意.....(三)

新生.....(四)

IV

畫像.....(五)

崔素英.....(六)

我的祖父.....(七)

從貧窮裏成長.....(八)

罪與罰.....(九)

蛻變.....(毛)

V

人間.....(六)

化外人.....(七)

生之歌.....(奏)

成長.....(充)

鄰居.....(七)

兔和鼠.....(十四)

VI

紅.....(光)

積水.....(八)

桑樹.....(八)

荷花塘.....(九)

火災.....(十)

山 路

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我已走了整整的二十八個年頭了。我好像走的是一條長長的山道，低下頭一望，走過的路上全是崎嶇的山石，擡起頭一望，上面是險阻的山岩。我停在中間，心上覺得有些兒膽寒起來，我不知下面的一段是怎樣走上來的，更有點害怕，那高險的山岩我怎樣爬得上去。我扶着路旁一根有刺的野草，我揩着汗，喘着氣，在中途徘徊而猶豫了。我這時候臉上也變得紅了，汗更大顆大顆地淌下來，顯然是有點焦急的神情了。

「跳下來吧！何必上去，只有下來呀！」這分明是死亡在那裏嘲笑我了。

我把頭擡了起來，不覺地把身體挺了挺直，對着上面那荆棘滿佈的山岩望了望，那里忽然飛沙走石似地起着狂暴的巨風，發怒似地把滿山敗葉都捲起呼呼的

風聲和沙沙的落葉聲，把我嚇得頭都擡不起來。一會兒，風停了，我把眼睛再對上面看看，我看見的是一片青翠，嬌滴可愛的青山，長滿了新鮮而翠綠的青草……我用腳向上跨起了一步，我的膽子忽然壯了起來，一股子熱氣從我的心底裏噴冒，鼓舞著我對着上面走上去。我對死亡投下了一個輕蔑的冷笑。

「生就是生，絕不是死。你不要想來引逗我吧！」

說完，我腳下的步子忽然變得輕快，我連飛帶跑地又走上去了。

生命的灌溉

在閒暇的日子裏，偶爾地，我緩步走到一座荒僻的園地。我看見那倒圮的籬笆上纏着零亂而焦黃的細藤，無力而頑強地橫倒在泥土上。泥土像石子一樣地發了硬，形成滾圓的小球，呈着乾枯多縫的臉，好像哭也哭不出眼淚來的樣子，只是無聲地在那裏歎息。我輕輕地把腳踏到那倒塌的籬笆上，從那枯老的細藤身上翻越過去，然後就踏在泥土身上，泥土頑強地和我的腳對抗着，咕嚕着，有的就跟着我的腳打着滾，旋着圈兒。我一面當心自己的脚下，一面憐惜地望着這石子似的泥土，好像聽見一種生之渴望在泥土裏面吶喊着。

於是我把脚步更放得輕一點，爲了怕踏傷了那缺乏營養的泥土，後來我就走到了一塊田畦的旁邊。在那裏我發現了許多垂頭喪氣的小樹，赤裸着身子，瘦骨嶙峋。

地孤立在乾枯而發白的泥土上。「多麼貧瘠的土地啊！生命在這裏都枯萎到死了！」我不由地彎下了腰，用手去撫摩它們。在這時候，我的身上也忽然覺得分外地炎熱起來，太陽的光像火一樣地直射到我的全身，我的口分外地渴，我的頭也灼熱得難受，我的心裏更有了一種害怕：「我亦將會枯死在這塊貧瘠的泥土上吧！」我着急了起來。於是硬着頭頸挺起了腰，托着灼熱的頭，想拼命地逃出去。我的心裏雖然儘量想走得快，偏偏那腳底下乾枯而滾圓的泥土更是頑固地和我作對，太陽的熱也更如火一樣地向我噴射着，我只昏昏地拖着沉重的步子，有氣無力地躑躅了。

直到我出了很大的力，淌了極多的汗，身體還是在這炎熱而昏沉的圈子裏一趟起着。我勉強地把頭舉了起來，忽然發現在我前面不到十尺的地方，正躺着一片青翠，葱鬱而鮮明地向我放射着誘惑的光芒，在那光芒裏，好像隱藏着一個「生」的影子，張着嘴，昧着眼睛，頻頻地向我點頭。我覺得有些兒羞慚，我也覺得十分地興奮。而憑空地我忽然覺得有了一種力量，一種生的慾望在推動着我，鼓舞着我，於是找用

手托着發燒的頭，把身體用匍匐的姿勢在蔓荒的野籐裏慢慢地越過了那傾圮的籬笆。我趕着跑到了小溪的邊緣，用力捧了一口水喝了。果然我的精神就百倍地煥發起來。後來我又把那小溪裏的水，一桶桶地倒到那荒瘠的土地上，看着那龜裂的泥土急切地吮吸着，狼吞虎嚥地一會兒就沒有了影子，我纔感到一種至高無上的愉快，自以爲做了一件慈善的大事業。而後果然，野草在兩天以後苗長了。那些枯焦的細籐也開始緩慢地舉起了它們的頭向四週蔓延開來，在那田畦旁邊的一排小樹，也都穿上了青綠的小衣，一個個的像嬌嫩的孩子一樣，矮小而有力地挺立在那裏。

於是我在從傾圮的籬笆口翻越到泥土的地面上，我發現泥土帶着柔軟而滋潤的面色，像一個慈愛的母親，蘊蓄了無窮的活力，她擁有着它的無數的子孫們——那些蔓籐和小樹，因此她驕傲地，微微地在笑了。

這時候我深深地感悟到：生命是需要灌溉的，別讓它隨便地枯萎到死吧！

羊

陰暗的天丟着牛毛似的細雨。我套上了皮鞋，撐着一把傘，就悄悄地從寓所裏溜上了街頭。

一轉角，那每天按時趕羊的老頭子的臉就和我的眼光接觸了。在他那乾癟而多皺的額上，隱藏着一種說不出的人生的悲哀。他手裏擎了一根木棒，尾隨在一羣羊的後面，揮舞着，策動着。這一羣失了自由的羊，就排列成一隊，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動着。

雨，無情地掉落在它們髮曲的毛上，淋得濕濡濡地，平貼着身軀。它們的頭一個個地低垂了下來，有的是使勁地擺動着肚子和屁股，像一羣戴了手銬和腳鐐的俘虜，它們是淒苦地在役吏的鞭撻之下作無聲的掙扎。

忽然，中間的一隻從一羣裏脫逃了出來，死命地向右手人行道上衝撞。它昂起了頭，抖動着全身，在泥濘的道路上踏着急速的步子。趕羊的老頭子本來是懶懶地拖着遲緩的步伐，跟在後面走。這一個反動者卻把整個羊羣的行列忽然擾亂了，許多羊都把頭昂了起來，用力地擺動着它們的屁股，加速了步履……

雨劇烈地打在它們的身上，地面上的爛泥在雜亂的脚步中把它們濕了水的毛沾污了。前面領頭的一個少年人，還是用力地拉住一根繩子，那繩子套住一隻羊的頸項，那隻羊便把頭頸低垂了下去，身體不由得向後抵賴着，有意地拖延着，任那少年怎樣拖曳着繩索，而它也只是移動着緩慢的步子。

「不對，不對這一羣畜生……」那少年回頭看見行列已亂了，他怒叫了起來。
「打呀！打呀！」他更大聲狂叫喝呼着那老頭子。「快……快……先結果了那畜生……逃……」

老頭子心慌意亂，一棒就朝着那隻羊的頭頸打了下去。

畜生……逃……」

「昂，昂，昂」的叫聲在大雨聲中悽慘地響到耳際，只看見那隻羊在幾聲長號以後，就斷了腳一般地倒在泥濘的路上……

一陣騷擾在緊張的關頭慢慢地寧靜了下來。羊羣東鑽西突地在老頭子的棒子鎮壓下又歸入了行列，緩慢地在繩索的導引之下踏着污泥的路。

我呵着一口氣，看見那擊傷的一隻羔羊被老頭子架到一輛黃包車上，跟在後面走。

像一排喪儀的行列，前面一羣的白羊都披着縞素的喪服，淚流滿面地在哭泣：

「一個反抗者，一個犧牲者！」

弱小者

存心想買一隻鷄宰了它來請客，我在一大羣鷄的中間揀來揀去，想揀一隻我認爲看得上眼的。

有一隻，細小的身材上披着潔白的羽毛，頭頂上豎起了一個鮮紅的肉冠。長長的腿兒，有勁地立在那一羣雜色污穢的鷄羣裏，傲然地挺起了胸脯。

「呀！這一隻，好像是一個十六七歲的純潔的少女，披着美麗縞素的白紗，高傲地偏着她的眼睛，睨視着一切……」我這樣想，就叫人把它從污穢的一羣裏捉了出來。

它伸長了頸項，撲着翅膀，並且還跳着兩腳，就想用它那尖硬的嘴啄到我的手上。我沒有法子把它放到籃子裏，覺得它的抵抗使我有點吃驚，手一鬆，它也就連飛

帶跑地，找尋着庇護所似地溜到鷄籠的角落裏去，把全身的羽毛蜷縮了起來。它好像是嚇壞了，在咯咯的叫聲裏好像生氣地說：

「你們都是殘酷成性，把我這身子不知要怎樣來作踐！」

賣鷄的迅速地一把把它提起，把它的雙腳和翅膀用草繩繫了起來，着力地向我的籃子裏一擲。它只把頭頸伸了兩伸，低低地發出一種哀怨反抗的呼喊，無能為力地躺在籃子裏好像要哭泣的一般。

這時候我感到一種欺凌弱小者的難受，人類殘酷自私的表現，充分地在這裏顯露了出來。

回到家裏，我把那些草繩都鬆了，把它放在廚房裏，它卻又羞怯又畏懼地避來避去。王媽在廚房裏走動，它就一會兒躲在煤球桶旁邊，一會兒撲到柴堆裏去。後來索性跑到客堂裏，在椅子脚下棲息下來，撒下很多稀爛的鷄屎，但是在沒有人的時候，它就會昂然地直立，把胸脯挺得高高地，羽毛也舒展了開來，一左一右地搖動着。

它那鮮紅的肉冠，發出咯咯咯的得意的聲調。

我那時候想：它是一個被監禁的少女啊！

王媽第二天更用監禁的方法來對付它了。她用一根繩子栓在它的腳上，另一端扣在後門的鐵門門上，它只好在繩子的長度裏來往活動着。這樣，它就常常蜷伏在地上，眼睛半開半閉地打着瞌睡，變成一個懶懶的少女一樣，畏怯怯地把頭偏在一旁作着沉思的樣子。它前面擺着一小盤米，它只是有時懶懶地用嘴去啄一兩次。這時候我更為它而感到黯然了。它失掉了年青時代的熱力。它好像是在偷彈着熱淚啊！

第二天，王媽把後門打了開來，好心地把它放到後園子裏去，雖然它的腳上還繫着繩子。但是它是振起了翅膀似地飛到園裏，在長滿青草的地上，它開始用兩隻腳划着兩旁的泥土，低低地發出咯咯的歡叫。後來它就把身體偎貼在泥土裏，用腳和嘴把泥土鬆散開來，使泥土留下了一個大洞，它就像投在慈母的懷抱裏一樣，伏